#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 邇英進讀



## 雜說

季布屈突通

載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之法季布傳云項籍使布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後滕公因曾朱家爲上言之上乃赦布召

拜郎中屈突通傳云通為隋守河東久不下或勸通降通曰惟有死報國尔後兵敗衆散擒送長安高祖勞曰何相見晚邪釋之授兵部尚書

## 漢宣帝責杜延年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郡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延年傳云延年居九卿位十餘年後坐霍氏光官俟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責延年延年乃遷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淨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焉周傳云周言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戴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嘗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通傳云通召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戴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

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温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張湯傳云匈奴來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故湯之用事數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有以也夫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既生盡其用死則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材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

南世南已死而太宗思之虞世南傳云後數歲太宗夢世南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䘏其家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黯傳云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後渾邪王至賈人与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力諫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妄發矣其厭黯可知故

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載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鄭公之後魏謩傳云文宗讀正觀政要思魏徵賢詔訪其後同州刺史楊汝士乃薦徵五世孫謩為右拾遺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謀幾傾宗社文宗与李訓鄭注謀去宦官卒有甘露之禍事見訓注傳良可歎也至於獎魏謩之直諫願變於無過之地文宗嘗語宰相曰太宗得徵參拾闕失朕今得謩又闕規諫朕不敢仰希正觀庶幾處无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常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君名節一表忠言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王章傳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譏鳳遂爲鳳所陷竟死廷尉獄朱雲傳云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借尚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折檻辛慶忌救解之得免自是不復仕年七十餘終於家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張禹孔光本傳贊云張禹孔光咸以儒宗居宰相位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諸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九齡傳云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不可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李仙客爲尚書九齡執不可又欲賜實封九齡以爲賞以金帛可也不宜裂地以封帝大怒竟用仙客而罷九齡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治亂之機可不謹哉

顏真卿守平原抗安祿山

軾以謂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望之傳云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非獨以歷試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倅佐故郡縣多不得人張九齡嘗建言今刺史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此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

從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顔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真卿傳云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初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此重内輕外之弊不可不爲鑒

## 雜說

### 日喩說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

鐘自鐘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見孫子虛實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

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稼說 送張琥

盍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臣工詩云奄觀銍艾銍穫也艾音刈）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

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公與琥俱登嘉祐二年第）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已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 剛毅近仁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

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公紹聖元年謫惠州四年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至徽廟登極始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君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介甫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子由為之屬議事多牾既論青苗法不便又言不當遣使四方搜訪遺利以書抵介甫且請補外介甫大怒欲加以罪陳揚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事見潁濱遺老傳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熙寧五年公自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酷吏寧成傳云成為人上操下如束溼云言其急之甚溼物則易束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

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獄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之有罪者獄因以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獄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逼留不進諸將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獄奏君抗拒君亦奏獄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前漢雋不疑傳云不疑語暴勝之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

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遺其子勰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 仁者如射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心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支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病隨之病盡而法全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而十中矣四支百體一不中節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志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則凡害於仁者盡

也害於仁者盡則仁不可勝用矣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至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 辯蜡祭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礼記郊特牲有八蜡之説古注謂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祭之謂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郊特牲云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誰當爲之置鹿與女（郊特牲云羅氏置鹿与女而詔客也）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黄冠黄笠以尊野服（郊特牲云葛帶榛杖喪殺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

夫黄冠黄冠草服也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盡爲是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尓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 辯堯舜說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遜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莊子讓王篇云湯伐桀剋之以遜卞隨卞隨辭之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遜務光務光辭之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此何以稱焉已上並見史記伯夷傳首東坡先生曰

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足信也

## 辯四凶說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屈原離騷云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

辯伊尹說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墮郈墮費見家語）二家不疑其害已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元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諸葛亮傳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意

教誨紂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紂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說其從二王之罪也王叔文越州人以棋待詔王伾杭州人以書待詔皆得幸於順宗柳宗元等坿之及二王敗宗元貶永州司馬見唐史本傳

## 辯曾參說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荅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也何足實告哉

## 辯宰我說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德施惠下

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此書見史記李斯本傳斯以不得見二世乃上書言趙高之短因及田常）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𠀋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 辯孟子説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南史齊高帝姓蕭諱道成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黄金与土同價）意則美矣然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爲救衆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後漢揚終傳云明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与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注云事見陸賈新語）信此說則

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 辯揚雄說

桀由不受堯禪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避焉由以爲汙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汙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史記伯夷傳云武王已平商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發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發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揚子問明篇或問堯將遜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无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雖亦且發之矣幽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洄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亡矣

## 論管仲說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美其君齊威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威公此戰國策之言也（係東周策見第一卷）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左氏云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左傳僖公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魚鹽之說）

備識管子介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洪羊滅族車千秋傳末云桑洪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榷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韋堅王鉷楊慎矜王准之徒皆不免於禍韋堅見宇文融等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使督察歲然增鉅萬後與李林甫有隙奏其與邊將通且謀立太子遂長流臨封郡歲中遣御史羅希奭就殺之王鉷附李林甫以進擊誅致迎帝旨歲進錢百億供天子私帑其弟銲與邢縡謀誅執政作難事泄銲杖死鉷賜死二衛尉說子悉被誅楊慎矜遷御史奏諸輸物有所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後與胡人史敬忠為厭勝蓄讖緯送與二弟慎賜死王涯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變後因甘露之變為仇士良輩所誣及就誅民皆羣聚詬詈抵以瓦礫事各見本傳孔謙誅死五代史孔謙傳云謙無它能直以聚斂為事至剝窮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以斬于洛市諸本李以謙為循改

之五代史雖有孔循傳然循未嘗理財疑傳寫之誤有以也夫

商君說此說爲王介甫發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此語見本傳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旣定變法之令居五年秦人富彊封爲商君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祐三年讀戰國策書

論二生說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

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杵臼舂於市中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死已上並見楚元王交傳并儒林申公傳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直不疑蒙垢以求名說

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諸本皆作曾子誤傳寫之誤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史記塞侯直不疑傳云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而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或毀不疑曰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亦士之美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獨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非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撫迹以求利史記周文傳文名仁景帝初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爲不絜清以是得

幸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聽者
吾是以跣之

朱暉非張林均輸説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煑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宿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曰國家樂聞駁議黄髪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曰今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

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
起已上並見漢本傳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偶讀後漢朱文季
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後漢章帝廟號肅宗李賢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
長者詔書既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
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
不細不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必不甚進用爲莫
大之禍也悲夫

褚遂良對太宗飛雉說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遂良遂良曰昔秦文

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若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秦文公爲立祠名陳寶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帝紀云光武南陽蔡陽人陛下本封秦本紀云武德元年太宗始封秦王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事見不傳予以謂秦雉陳寶也史記云外南陽雉蹤其地也秦欲來其符故以名縣每以倉祠時有赤光長十其從祈縣來入陳祠中有声如雄雉嘗常雉乎今曰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此諛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讖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

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 文說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 阮戴說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皆爲彈之神氣沖和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阮瞻字千里事見晉史本傳）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

為王門伶人（戴逵字安道事亦見本傳）余以為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房琯傳云琴工董廷蘭出入琯家持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許于市帝因發怒斥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乃知嫌黃之事亦自有理（小說言不好事者爨琴煮鶴其詩曰自從烹鶴燒琴後獨坐青山背月明）

## 劉陶說

劉伯倫嘗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晉史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有無介意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椁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須絃上聲（淵明傳天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

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苟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公有和頓教授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无絃則无琴何必勞撫翫我笑劉伯倫解髮逢方散二豪苦不納扶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跳云二子貧自結兩重案即此意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擬作

擬侯公說項羽辭

擬孫權答曹操書

擬侯公說項羽辭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閒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高紀元年漢王入彭城項羽自以精兵三万人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高紀四年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歸羽弗聽漢後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万歲封侯公爲平國君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

辭遂採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趍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全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反國五年徵召羣臣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又見范睢傳）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噓曰吾

惟此者不武而大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顧為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華車一乘騎卒十人旦朝馳至楚楚壁而暮與大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頂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待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為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

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其強俱之卒至強楚廷叱其三而定從於立談間者毛遂功也

史記平原君趙勝傳云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皆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有毛遂者自贊請行平原君與之俱至楚言合從事日中不決毛遂乃按劍廷責楚王王即從毛遂言果定從而歸

曰若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

張耳陳余傳云趙王与耳余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使者往十輩皆死有厮养卒走燕壁語燕將曰張耳陳余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二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二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二賢王而

責殺王臧荼易矣荼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嫌不屑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飾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叩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因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爲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瞋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爲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左傳莊公九年鮑叔帥師來言曰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注云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臣有謁於大王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

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困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九所以運奇決敵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

求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父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人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功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切爲大王謹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項籍傳云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猶之弗顧也高紀云項羽大破漢軍於彭城漢王遁去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

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雠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士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殖臨其父況與之歸耶侯公曰君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項籍傳秦二世元年陳勝起籍季父梁與籍殺會稽假守通遂起兵二年要將八千人渡江而西以擊秦）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項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天下豪桀樂從而爭起者惟楚（范增謂項梁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之）被堅執鋭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

晉嘗云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諸侯畏慴惟所號令莫如大王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割地據国連城數百莫如大王本傳贊云羽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為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為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决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負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信智所以取天下之貨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貨委具以爲無所事

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日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貢委其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苛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高紀沛公西入咸陽与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項羽侍入關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宝貨畧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王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初懷王与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沛公先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軹道旁項羽乃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丗為楚將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為帝而故殺之項梁与羽初洽民望立楚懷王後孫

紀懷王乃陽尊爲義帝繼使九江王布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
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
而增死於疑羽急圍發陽漢王患之乃与陳平金四万斤以間楚君臣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
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平信去而不用
陳平傳云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後間行降漢韓信傳云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
歸漢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高紀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
嬰降遂西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余悉
除去秦法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漢王聽韓信策引兵從故道出襲雍二王
章邯敗走遂定雍地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漢以其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天下歸其信爲
義帝縞素也高紀漢王從三老董公之說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天下歸其義其
用平信也平信士楚歸漢一爲都尉一爲大將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
素有之資可蓄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

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史記李斯傳不知稅駕之所）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貲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趍窶人而趨高貲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特有一大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左傳僖公十五年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曰急鬭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尺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鬭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

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赦駕迎之孤恐以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棄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左傳僖公十五年晉大夫三拜稽首於秦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荅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趍漢軍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由三施而無報故今大王不寤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

舉大義除殘賊拯万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趍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史記伍子胥傳初子胥之父者兄尚皆爲楚平王所誅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然後已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還第語而主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勅陵無還遂伏劒而死王陵傳云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

因辯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粮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特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

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荅曹操書 文選四十二卷有曹公與孫權書李善注云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刘備和親故曹公命阮瑀作書与權望來同事漢公乃擬權作報書

權白孟德足下 操字孟德小字阿瞞 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 操書云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刘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吴志曰張昭字子布 書詞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 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請畧陳固陋 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刀自到不肯以身辱於劉氏 田橫傳云漢滅項籍田横懼誅与其徒屬入海居島中高帝廼使〻赦横罪而召之横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廼詔酈商曰齊王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〻持節

貝告以詔意曰橫來人者三小者乃侯耳橫与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既置遂自剄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韓信傳信平齊請為假王高帝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後徙封楚有變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謀偽游雲夢遂縛信後信与陳豨通謀呂后斬信於長樂鍾室自古同功一體之人黥布傳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体之人也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之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嚮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下世吳志孫堅傳云靈帝崩董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率兵荊州比至南陽眾數万人前到魯陽袁術表堅行破虜將軍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後征荊州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黃祖軍士所射殺堅即權之父也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

漢（孫策字伯符孫堅既云袁術表策為折衝校尉兵財千餘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度江轉戰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汙辱義師（策傳云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不幸有荊軻舞陽之變（史記刺客傳衛人荊軻与燕國勇士秦舞陽嘗刺秦始皇建安五年策治兵欲襲許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〻小子与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与客遇客擊傷策而死策死於客故公用荊軻等事）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膽（吕氏春秋云越王苦會稽之恥卧不安枕席史記越世家勾踐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君嘗膽也曰女志會稽之恥邪）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

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威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袁紹召外兵以誅宦官事見大臣論注董卓之禍獲興傕汜未誅卓校尉李傕郭汜相率攻長安爲卓報仇劫天子殺大臣兵連禍結積年乃定事見卓傳袁劉割據袁紹據河北袁術據淮南劉表據荆州劉焉據益州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表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時卓已被誅故云鯨鯢天子反正謂獻帝也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撫孤之志晉史載苑石勒傳云勒酒酣謂徐光曰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威挾天子以令天下蜀志諸葛亮傳亮謂先主曰曹操擁百万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与爭鋒妄引曆數陰

搆符命（魏畧曰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以來曰統數總期運已尽厤數已終非適今日也）（旧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尽黃家當興）昔笑王莽之愚（平帝崩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該井得白石上貞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今鑄數足下蹈覆車也（晏子春秋云前車覆後車戒）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孫蒸）（孫策傳云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加之同好相求然自開求九錫（魏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又加九錫禮含元嘉云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户五納陛六虎賁百人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謂之九錫）納椒房（魏志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取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蜀先主傳評曰先主之洪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

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有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文武之事一以委昭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以伐虢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璧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公不知故及禍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遂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出鄒陽書言以身托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

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遜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魏志荀彧傳云彧字文若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爲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尊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或竟以憂死劉僕與公有赤壁之際曹公赤壁之戰大爲周瑜等所敗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季布傳云項羽使布將兵數窘辱王項籍滅高祖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劉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後漢孔融傳云融字文舉與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醸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劾之書奏下獄棄市又楊脩傳云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之且

以表術之甥屢爲後患遂因事殺之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邪甘言重幣左傳僖公十年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又昭公十一年蔡大夫亦有此說幸勿復再

入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八

#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 銘



## 贊



### 漢鼎銘 并叙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紂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杜預云若頓世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左傳威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杜預云蓋伯夷之屬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傳威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

子灾於乾谿謂右尹子革曰四国皆有分器我獨无有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器王其与我乎對曰今周
將唯命是听豈其愛鼎戰国策曰秦興師於周求九鼎
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内自畫計与秦不若歸之大
国齊王遂發師救周秦兵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
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久矣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
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
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
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
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
鼎沒於泗水史記封禪書并前漢郊祀志云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
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秦始皇紀始皇二十
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勿
得封禪書云汾陰巫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

衆鼎武帝乃以札祠 迎鼎至甘泉從行 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其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彝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汾陰得周鼎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上召問之壽王對曰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祐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与漢乃漢宝非周宝也上曰善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根

壽王小子方以諫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 三槐堂銘 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史記五子胥傳云子胥既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恣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祿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

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邵氏聞見錄云王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与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　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无異意乎祐曰臣与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无辜故享国不長願　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国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公名素字仲儀以父旦遺恩授太祝召試賜出身終於工部尚書謚懿敏）以直諫事仁宗皇帝（王禹玉撰公墓誌云仁宗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与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遇事感發其所論列皆人所難言者）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公常擢天章閣待制端明殿學士又乞換武職改潼州觀察使事見本傳）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元載當国久益恣擅代宗陰引剛鯁大臣自助乃拜栖筠爲御史大夫栖筠素方挺无屈多所補助其子吉甫孫德裕相繼爲相皆以功業顯然吉甫德裕頗挾私修怨卒成朋黨之禍故不及魏公父子事見本傳）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鞏字定国）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人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　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英宗　神考三聖委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

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唐史李靖傳云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度本傳時閹豎擅權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不復有經濟意乃作別墅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不問人間事文宗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安否〕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集中嘗有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即此是也〕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

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温溪心者乃董氊部曲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刑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長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穎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 六一泉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已見上注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山中樂序云佛者惠勤餘杭人也往來京師二十年今其謝歸老將窮極吳越歐閩江湖海上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甞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為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盍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爾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

堯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唐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此泉舊屬孤山智果寺自紹興間始歸四聖觀

## 洗玉池銘

世忽不賤以用爲急秦漢以還蘊玉道熄六器僅存周官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如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是也

五瑞莫輯孔安國云

謂公侯伯子男之瑞瑞乃圭璧也

趙璧歸藺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乃

傳示諸美人及左右

曾璜盜竊左傳定公八年經書盜竊寶玉大弓謂陽虎也杜預云寶玉乃夏后

氏之璜

鼠亂鄭璞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朴周人懷朴過郭

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鵲抵晉棘盐鐵論崇禮篇云昆山之

旁以玉抵烏鵲抵擲也言玉之多晉棘即垂棘之璧

維伯時父吊古毀泣道逢玉

人解騤推食餉璩鉞松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璧

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後斎謾錄云洗玉池銘始

予漬之昔不得其蹤其後得李伯時石刻叙跋乃能明

其意蓋元祐八年伯射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昧

与臺石委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蝟曰鄧石爲

以所藏玉射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子爲子

八昏而号曰洗玉此而所謂工者尼一十清計年于

甦靈帶鉤嶺瞰橋隊祈冰蒼佩嵯峨嶸

文拱璧是也伯時沒下世他亦湮晦微
以之得於積中其子頑以財禁蘇文因潛晉冝之
授使者於是包以捆擇以䝉匣昇致京師府矣
殺十六玉推甕甃環從葬龍眼餘者咸帰內亦帰
峨銘刻与伯財叙甞有之龍今乃士去而地府云
上措其本未不著因存之哲溪濃隱曰洗王地銘
伯財父云云至以幸斯石因巳叙其事矣
棱蕊以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何也

斯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於戚和仲父銘之維以咏德公一字和仲見荃誌

贊

孔北海贊并叙後漢孔融傳云融字文擧嘗為北海相

文擧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融薦達賢士多所奬進拔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此人中龍也曹操陰賊險很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

廣記無成功此語見融本傳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議公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融傳云融領青州刺史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後與曹操浸積嫌怒遂令祭酒路粹枉狀奏融竟下獄棄市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呷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遺操遺令云擇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且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蜀先主傳云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袁紹字本初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善融傳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楚

天若胙漢公使備

備誅操無難也予觀公所作楊四公贊

楊震子秉孫賜曾孫彪自震至彪四世爲太尉故謂之四公

歎曰方操害公復有覺國一男子慨然爭之

後漢楊彪傳云曹操收彪下獄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今橫殺無辜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公廢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匈奴盜賊之靡其孤如操又羯所恥

晉史載記石勒傳云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乃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勒酒酣謂徐光曰大丈夫行事當礌〻落〻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我書春秋與齊豹盜

春秋昭公二十年經書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與北宮喜等作亂至三十一年傳又云君子曰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 元之濟州鉅野人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吾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帝時將直諫死義蕭望之望之堂堂折而不撓李固順戚之間固許三綱太后稱制臣視李冈隳位持重以爭大義雖平不可奪吳張昭昭每朝見言辭剛正義形於色凜鄭公遂諭上有怒志每不進諫負狄仁傑武后承唐中衰捐後以生擢桁制天下而上康伊洛仁傑薦張柬之等卒復唐室皆以承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其朝會議不肯面折廷爭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每有大政朝廷必問之禹見時王氏專政恐為所怨不敢直言天下以此譏之胡廣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元之本傳云元之以直躬行道為己任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是頗不容於流俗故累登

之趣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押玩至於三黜以死元之當太宗至道中召入翰林爲學士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移揚州真宗嗣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罷守本官知黄州踰年移蘄州時已疾甚奄與上遺表之卒年四十八有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元之嘗知蘇州長洲縣今邑像尚存虎丘虎丘先名海涌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國西發五都之士十万人作冢銅棺三重水銀爲池金玉爲鳧雁扁諸之劍三千方負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爲虎踞其墳故號虎丘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
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
一時之屈萬世之伸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
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噯莫起之

王仲儀眞賛（公名素文正公之子也）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
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
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
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
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

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素自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其後從事於岐（公嘗為鳳翔府簽判）而公自許州移鎮平凉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声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旛精明皷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素知并州會夏人寇边宗閔童家堡韓運使康述与總管劉几罢議朝廷以素習知边事改知渭州英廟并遣之甚渥比素至州勇閔已辦矣事見本傳）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黠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公將赴杭）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三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

詞曰

堂堂魏公（即文正公旦也）配命　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宥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胥公之孫（晉公即仲儀之祖名祐字景叔）魏公之子

李西平畫賛（唐李晟嘗封西平王）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朱泚反德宗出狩奉天晟自河北提孤軍以赴難會叛將李懷光與泚通晟進屯渭橋力抗懷）如反掌（光懷光畏為晟襲乃奔河中朱泚亦西走為左右所殺京師遂平事見本傳）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隳賊計

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龔命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晟圖復可朧因悉家貲懷撫降附吐蕃謀臣尚結贊乃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請和於燧且求盟潔執城以責遂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時張延賞當國與晟有際害晟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尋拜晟太尉中書罷其兵是歲賊與北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者結贊計云覽遺像涕泗滂

李端叔真贊名之儀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龍眠居士姓李名公麟字伯時中熙寧三年第積官至朝奉郎公麟善畫尤工人物其爲文清坑贊作龍眠山莊圖爲世所寶藏東坡老人贊之曰

鬚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胷腹之撇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爲旣

琢之五以役其天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參寥子真贊

冷齋夜話云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遣客遺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又東坡在黃日或因書訪問曰聞有詩潛在彼得非隔林髣髴聞機杼和尚耶東坡笑謂潛曰此公七字師号也潛杭川於潛人自号參寥子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羸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

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秦少游眞贊名觀一字太虛高郵人公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公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棄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王定國眞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雜著



問養生 公有答潮州吳秀才書云僕与子野先生遊二十年矣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

問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為土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淮南子大寒折膠暑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

入珍者必嚥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 前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

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已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処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无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頗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參寥二字本出莊子參寥子名道潛杭州於潛人祝髮為僧其詳見參寥子贊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戟謂以手屈肘如戟形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筆談云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翁有女約廷式未婚而廷式登科及還翁已死女亦双瞽廷式使人伸前好女家辭以疾且貧不願士族廷式堅不可曰豈以死疾遂渝前約卒成之閨門甚雍睦与妻相攜而後行育數子妻死哭之盡哀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韓非說難云色衰而

愛兆吾哀亦志則凡揚袂倚市宋玉高唐賦云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李善注云揚袂舉袖也史記貨殖傳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目挑而心招者史記貨殖傳曰目眺心招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羊祜傳云祜字叔子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女妻焉後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糧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潮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

蓋昔嘗聞余言者廷式字得之今爲朝議郎吳郷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少隸軍籍累立戰功皇祐中平儂智高拜樞密使後以使相判東州薨謚武襄公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

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

潁濱嘗作孟德傳其略云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乃棄妻子推山之深者往焉取草根木實而食之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為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万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皇沈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與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豬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尒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

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鮮于子駿傳後 名侁閬中人景祐中登第爲京東運使溫公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蘇公有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福星遣出瘡痍間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嘆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

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太平廣記云唐之法曲雖失雅音然本之声故歷朝行焉天宝十三載始詔道調胡部新声合作自不之声拊乱无後辨者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犂然知憂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記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寞許彥周詩話云晉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称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崔堯祠舜祠二章气格高古自東坡以來辭及前輩称贊人略復實也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

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 書黄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廟詩也（詩見六一集其首句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有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云云）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𡍼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

門之白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陜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録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僖宗改乾符六年號廣明元年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

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
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甚急
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
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
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
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
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
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
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
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
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皐亭西齋戲書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

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

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顔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

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辟之令宋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攖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書黄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

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黄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留石塔戒老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

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十